

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刘诗麟

什么是艺术？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若追问起来，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答案。

在艺术家林正碌看来，艺术反映的是人的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，勇敢地释放出天性，创作出直抵人心的艺术作品。想画画时，只要直面自己，把喜怒哀乐付诸画笔，每个人都可以是艺术家。

2015年，林正碌将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的理念带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，在这里创办了双溪安泰艺术城，带领团队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油画教学。在他的主张中，油画培训不教任何技法，鼓励农民释放天性，大胆自信地独立创造。

参与的村民里，有三四岁的孩童，有八九十岁的老人，有拿着锄头干了一辈子活的妇女，有肢体或智力缺陷而不被关注的群体。他们没有任何绘画基础，创作出的作品却赢得无数欣赏和共鸣。

“我不是‘苦行僧’”

林正碌是个怪人，很多关注他的网友都这么说。他挂在社交平台的很多幅油画，看起来就是各种颜料的胡乱涂鸦，抽象的画风让人捉摸不透。视频里的他，大把人把地挤出颜料，拿着汤勺似的工具盛起来泼到布面上，不一会就用平铲铺满了整幅作品。

“这就叫油画？谁不会！”
“原谅我不懂艺术。”
有网友发出感叹。

要么说他怪呢，其实仔细翻下来，里面藏着很多符合他艺术家水准的肖像画。《龙潭村的女诗人》，有一张头戴红帽、烈焰红唇的女人脸，后面放上了临摹对象的照片，对比看来神形颇为相似；《梅西》《姆巴佩》里，色彩搭配更为收敛，对神态、面庞和人身比例都有细节描绘，结构层次一目了然。

“可算看到林老师的功底。”对于这种正面评价，林正碌似乎并不在乎，甚至故意以一副“反骨”的姿态示人。带着这样的印象，我来到了屏南县龙潭村，林正碌工作生活的地方。

“林老师在休息，等会儿带你去。”思林是龙潭村的新村民，和很多新老村民一样，对林正碌在村里的生活作息非常熟悉：每天下午三点或晚上九点定时直播，如果头一天直播到凌晨以后，第二天便会睡到日上三竿。在与这位行为乖张的艺术家打交道之前，很难猜测会发生什么。

林正碌看起来稍有点疲惫，正拿手机翻看网友评论，不时评价一番。看到我，略微点了点头。

谈到艺术与乡村这个话题，林正碌单刀直入，率先有了不满：“现在很多人说艺术‘下乡’，很本能地产生一种精英主义，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从根本上就有问题。”

他觉得，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，很多人把乡村视作底层，从乡村走出是向“上”流动，反过来就是下乡、下沉这种形容。人们看待他告别都市来到乡村的生活，也总喜欢用牺牲、奉献等词汇，但这恰恰是他所反感的，“这里根本就是天堂，不要给我贴上‘苦行僧’的标签。”

读到一条网友评论，大概意思是否定他的画，“很多人对艺术的谬论，反映的是这个时代人的局限。我胡乱涂鸦是画，我描人像也是画，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拿起画笔，你就是艺术家。”

交流之中，林正碌看似在回应我的到来，但实际上他不太把话语权交给我，说到关键之处，总喜欢抬起眼镜挂在头顶，目光冷峻地直视前方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

能感觉出来林正碌本能地排斥采访者的“巡视”姿态，聊到我此行要停留一周，他的神色稍有松动。“那你画画我们再聊。”

画室楼梯的墙面印满了五颜六色的掌印，留下了四面八方来客的印记。走到二楼，满墙都是油画作品，人物、风景都有，五彩缤纷的颜色互相碰撞着。有的将龙潭村的稻田装进画里；有的一整张涂满深蓝色，点缀着点点星斑，描绘着远山的星河；有的是衣着褴褛、酷似街头画家的背影。很难想象这些画是出自没有学过画的村民手里。

一不能模仿；二看见喜欢的东西就随意调色、填满画作；三独立观察、独立完成。负责管理画室的老师心领神会龙潭村的作画秘诀，“看到啥画啥，别想画得好不好，专注在落笔的过程。”

硬着头皮选颜料、调色，调动起所有和画画有关的神经，周折一番，我终于开始了。

龙潭村的古厝延续了明清建筑风格，黄墙黛瓦有其一番韵味。我决定从房檐画起。黑色作瓦，深棕作边，再画到近处的楼梯，一点点填满整幅画面，再有仪式感地加上名字。这一刻，好像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动。

“很有那个味道，下次画会更好。”看到作品的瞬间，林正碌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，显然受到了触动。没有把目光过多地停留在这上面，他更看重的是我拿起画笔这个行为，不再排斥说起他的故事。

“能换来钱吗？”

在林正碌看来，所有的艺术形式里，画画是很难代替的行为，“它可以教会人们观察事物、独立思考、动手创造等能力，也可以丰富人们的内心，让人们学会审美，懂得人文关怀。”

“文创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意和思考，这要靠人来自主释放，在城市或是乡村，都是如此。”

从初识龙潭村开始，林正碌心心念念要为这片保留着乡村“肌理”的空心村做点什么。“我见到太多人被社会裹挟，失去创作的本性，和工具人没什么两样。”林正碌用本性来形容创作，认为没有创造力的人最终会被时代淘汰。

他想把乡村打造成创意硅谷。这不仅是因为乡村有其自然价值，也与他骨子里对乡村的情感有关。沉淀已久，最终他敲开了屏南县政府的大门。

在这里，人人都是艺术家



乡村的价值就在那，看得懂的人自然懂，看不懂的人只想着把它移走。



一人唱，众人和

没学过吉他演奏，也不懂乐理和音律，却敢站定台中环抱吉他，手指按住琴弦纹丝不动，四目紧闭地沉浸式助起兴来。什么五音不全，根本不管，哪有固定曲目，张口就是创作。这样的场景你能想象吗？没错，画面中这位音乐怪才还是林正碌。

“我们这艺术家不像艺术家，村民不像村民。”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、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恩教授经常这样开玩笑。

“和画画一样，唱歌、直播，都是创作，不要给自己设限。”林正碌的目光非常笃定。所以他总是乐于做出新的尝试。

乡村民谣音乐人、爱故乡·村歌计划发起人孙恒是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特聘专家，也是四坪村的“云”村民，多年奔波于各地创作村歌。在他看来，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的理念和他的音乐追求不谋而合，“一首歌，总有人喜欢，也有人不喜欢，这和审美和听觉有关，但不能因为有人不喜欢，就否定它的存在价值。”

“我们创作村歌，一定要带着村民一起想歌词、定歌名，再一起琢磨旋律，学没学过、唱没唱过都不要紧，大家一起参与是最重要的。”孙恒觉得，林正碌就是舞台上的指挥者。

四坪村挨着龙潭村，得益于文创兴村，如今旧貌换新颜，孙恒用“凤凰涅槃”来形容这里，“最开始听说平讲戏，就有了把它融入村歌的想法，但村子里只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会唱。”

平讲戏是福建特有的地方剧种，形成于清代初年，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但因大量人口外流，传承发展已较为困难，“古村复兴后，很多人返乡，我们抓住这个机会，找了刚回来的年轻人，让他们和老人结对，年轻人负责记歌词，老人负责开口教，结果大家越唱越开心，有人还会把二胡、唢呐拿过来，场面非常热烈。”

平讲戏有“一人唱，众人和”的高腔传统，一人唱毕众人齐和，这种内在的感染力不仅让其焕发了新生，也让新老村民更紧密地融合。而林正碌就像是那个领唱者，总能想办法激励每一个人内心对艺术的创造力，把大家都凝聚起来。

但对林正碌来说，找到“众人”的瞬间，也是对他精神的滋养，所以他乐此不疲。

“乡村的价值就在那，看得懂的人自然懂，看不懂的人只想着把它移走。”这是林正碌聊到乡村时最喜欢的比喻。很难不让人联想到，这也是他对人生的自白。相信的人自然相信，这一信条始终贯穿在他的生命里。

“如果你再多待几天，可以教你写歌，开即兴Live。”临别前，林正碌发出了正式邀约。

（本文采访获得屏南市政协原主席、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周芬芳大力支持）



①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聚集在龙潭作画。
②龙潭村溪畔古厝。
③农民画家沈明辉在作画。

（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
在他的计划里，要从教农民画画开始，激发农民的创作自信，再带领农民共同加入村庄的保护。

教农民画画？很多人觉得几乎是异想天开。有人认为是教农民画油画和古村复兴，在当地缺乏基础，完全是凭空想象，不能落地。有人定义林正碌是“野路子”出身，质疑这一摊子事都交给靠谱吗？

最后，屏南县长鼓起勇气拍了板，大胆做了决定。“公益艺术教育有它的意义，就算没有效果，让村民找点乐趣也好。”其实，除了抱着尝试的心态，让很多人触动的一点是，他们看到了林正碌埋藏在粗犷外表下的细腻心思。

回忆起初来屏南的经历，林正碌也有他的感触，“我不希望外界神话我，龙潭村的变化离不开政府的决心和协力推进，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。”这是他的真心话。

最初授课的对象是小学生，“小孩子更勇于表达，敢于还原本真。”他引导孩子随意调色、勾勒，只要能把自己想画的内容呈现出来即可，“只要敢拿起笔，能画出完整的画，这种瞬间会让他们记忆深刻。”

虽然画出来的作品与主流的艺术创作不同，但很多孩子画完表示意犹未尽，还直言自己会画了。可是，孩子们的父母却有不同的看法：“画出来能有什么用？能换来钱吗？”林正碌便将作品传至微信朋友圈拍卖，没过多一会儿竟真的被买走了，还是个不错的价钱。“没学过画画反而不受束缚，容易画出热情奔放的效果。”买家给出这样的评价。

后来林正碌想了个法子，给村民提供材料，画完的作品被收藏后，再按照尺寸给村民发钱，这种方式延续下来，出资方由他个人变成了政府，画画的人也越来越多起来。

“拿了一辈子锄头，现在要拿起画笔，简直是开玩笑。”村民阿芳在龙潭村生活了十几年，从来没见过村里人画画卖钱，但林正碌鼓励了她三天，终于把她说动了。

“我不知道画啥，就让我看着门框画，横就画横，竖就画竖，大门画出来又鼓励我画点细节，不知不觉就画好了，还受到了林老师的表扬。”虽然距离初次画画已经过去了几十年，但村民黄姐一谈到那个场面，

激动的心情仍然抑制不住。

“这一墙的画都是这几年的，早就舍不得卖了。”现在黄姐是村里的导游，只要有空就坚持画画。对很多村民来说，真正触动他们的是林正碌的认可，这让他们每画成一幅作品后，都更专注于画画这件事本身。“下一次多画点细节？再多用点颜色？构图是不是还能再丰富些？”即便没有技巧的引领，专注和用心总会进步的。

林正碌格外关注残疾人，但他似乎不喜欢别人特意提起，或许是不希望展露出居高临下的姿态。“我没教过任何画画技巧，只不过是引导他们要解放天性，画成什么样子，是他们自己定的。”

残疾人沈明辉现在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，开了两个微信号专门用来卖画。“他还教我在网上卖画，怎么操作微信这些都是他教我的。”现在，沈明辉已经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，有的作品还参加了法国里昂双年展。

这几年，很多村民和沈明辉一样，干什么事之前喜欢去找林正碌聊一聊，就像朋友一样。“有一次我想改造一个老房子，林老师没有批评和否定，只是告诉我修房子需要准备多少钱，如果是我的家人、朋友，一定和我说很多的利弊理由，最后否定我。”“乡村就是能让人静得下来的地方，在龙潭村，大部分是这样的人。”和很多新村民一样，小鹿受到林正碌倡导的价值影响而来到这里探索新生活。

“老村民的开放和包容，是很多新村民能留得下来的原因。”在小鹿看来，龙潭村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有着文化凝聚力，能让大家感受到彼此的温度，“村里90岁的老奶奶跟我一起画画，真的很感动。他们没有刻意触碰艺术的本质这种深奥的命题，而是选择去生活里追寻答案。”

老木匠出山

“47树”美术馆对龙潭村的意义，就像城市的地标建筑一样重要。它的前身是围着47棵古藤树的几处村宅，地处高低错落的破旧地坪上，在风风雨雨中



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公众号“零度往上”

